

再说龙

■流沙河

十年前有拙文《庄周笔下之龙》，六年前又有拙文《苏凤与醒狮》，皆力斥“龙的传人”之谬说，指明“龙有凶恶之象”，反对用龙来“张扬民族豪情”。两文收进 2001 年 8 月出版的《流沙河短文》一书内，兹不赘述。近期龙又炒热，眼看鳞张爪舞，跃跃似要飞天，中央电视台都在讨论是否要推出它了。在下惴惴不安，三写此文，再申愚说。

先要承认，龙确实曾经是四千年前夏民族的图腾。说夏朝的禹王“是一条虫”，那是讲得通的。华夏先民认为龙为鳞虫之长，凤为羽虫之长，人为裸虫之长。夏禹王是一条大鳞虫——龙。禹治水也就是龙治水，观念根深柢固，所以汉民族聚居地祀龙王，有龙王庙或禹王宫或川主庙。禹一生的功绩就是治水。治水成功，当了国王，是为夏朝开国之君，后人称夏禹王。传说禹出西羌，所属部族四千年前蕃息在今川北甘南一带。此地正当岷江、涪江、嘉陵江之上游，水系复杂，水患频发，所以西羌人有治水经验。先是尧帝时大洪水，委派鲧去治。鲧用填埋法，失败被诛。然后舜帝即位，委派鲧之子禹去治。禹用疏导法，终于成功，后继舜位为王。禹开创了“父传子，家天下”持续近四千年的政统。

先民认为江河之王是龙，治水须与龙王商量。龙王性情暴躁，触怒了就要涨大水害百姓。禹治水，在《史记·夏本纪》里是“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”，一副忠臣的样子。在神话传说里却是“禹治洪水时，有神龙以尾画地，导水所注当决者，因而治之也”（王逸《天问注》）。更有甚者说禹分身化为黄龙，冲陆地成河床，用以疏导洪水（参看闻一多《天问疏证》）。考查禹之古文，为手持虫（虺），原属龙类。禹父鲧，鲧即鯀，海中巨鱼，亦属龙类。禹继舜位，开创夏朝，原属西羌人的图腾之龙，就变成夏朝的保护神，升为夏民族的图腾。难怪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说：“夏得木德，青龙止于郊。”也难怪夏朝王宫中养龙，设世袭官豢龙氏和御龙氏。前者专职饲龙，后者专职驯龙。那龙到底是哪种动物呢？

愚以为就是鳄。宫中饲龙驯龙，供养起来，按时祭祀，求它保佑。夏朝末年，昏君孔甲嗜好吃龙，吃起自家的保护神来，江山就快完了。孔甲崩，又三代传到暴君夏桀王，夏朝灭亡。

读者诸君别以为鳄的形状与常见的五爪金龙的形象相去甚远，因而质疑愚说。那五爪金龙的形象，乃是千年以降，按照历代皇权统治者吓唬百姓，显示威严之需要，逐渐添制零件组装而成的。汉墓出土文物所见龙的形象已近似鳄，而大异于五爪金龙。试看六千年前的“中华第一龙”，前些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古酋长墓出土的贝壳摆塑的龙，那就很像鳄了（参看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出版《中华第一龙》）。四千年前禹治水时所谓的龙，指鳄而言。那条贝壳摆塑的龙更古老些，六千年了，在墓主人大酋长的身旁，原系代表天上星座龙宿，然而观其形状，分明更像是鳄。人间世物百年大变，天上星宿万年小变。东宫苍龙七宿，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这七个星座连缀而成龙的形象。请观察之，便知绝不像今之五爪金龙，因为角太长，喙也太长，而身又太短了，不成比例。若除去角星座和箕星座，只看中间五个星座连缀起来，便能识别出它是一条鳄，长喙大嘴张开，巨尾向上举起，奋腾噬搏，就像鳄从水里扑咬岸上人畜。这是龙为鳄说最有力的默证，挂在北半球夏夜的南天，无声雄辩，万年不改。

鳄形目共计有二十五种，我国今存两种。一是扬子鳄，二是湾鳄。湾鳄长 7—10.5 公尺，是鳄类中最大最危险的一种。身体呈淡橄榄色，有黑斑。生活在沿岸海域、河口湾处、沼泽地带，会主动攻击人畜。其喙长一公尺，齿利，扑咬到大猎物以后，不在陆地上吃，而是拖下水去，用颚咬紧，急速旋转摔动，将肉一块块撕扯下来吃，确实可怕。四千年前黄河流域气候温暖，雨量丰沛，植被茂盛，或有湾鳄栖息沼泽，噬搏人畜，给先民留下恐怖的记忆，构成龙的原型，

作为文化传承载体，影响国人观念至深。说白了，打不过它，就认它做干爹，求它保佑，这就叫图腾。

另一种扬子鳄，俗呼猪婆龙者，古名曰鼉，长约二公尺，比湾鳄小很多。身体呈暗褐色，有黄斑和黄条。腹面呈灰色，有黄灰色小斑和横条。尾部有灰黑相间的环纹。穴居池沼底部，食鱼、蛙、鸟、鼠。扬子鳄为我国特产动物。最可异者夜鸣声 tóngtóng 如擂鼓，旧时江浙谓之鼉鼓。难道这也和龙有关系吗？

可能有。龙，繁体作龍，是形声字。右旁象龙腾形。左上是童字的省略，童省声，读 tóng 音。左下似月字者为肉字，表示龙是肉食动物。龙古音 tóng，正是扬子鳄夜鸣声。扬子鳄名龙，古人说这是“其名自呼”。例子多的是，蚩蚩、雀、鸦、鸭、鹅、鸠、鹪鹩、猫、蛇、蛙都是“其名自呼”。甚至非生物の木梆子，因其敲鸣声□□而名之曰梆，也算“其名自呼”。远古时扬子鳄名叫龙，湾鳄也跟着叫龙了。比较起来，六千年前的贝壳摆塑的龙，其形象更近似扬子鳄。可以说，龙有凶恶之象，那是宿命的了。无论怎样美容，都难掩饰鳄之狰狞。

三千六百年前，商民族的成汤灭了夏朝，开创商朝，于是凤图腾取代龙图腾。凤即鹏，又名玄鸟。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”玄鸟为五色炫丽之鸟，非常漂亮文雅，有别于龙之凶恶，显示其文明臻进。此后龙的政治色彩淡化，而在占卜、祈雨、治水、历法等民事活动范围内继续发挥作用。《庄子》书中鲲化为鹏的神话传说，可以视为由龙而凤的图腾代谢之反映。如此为时既久，当初成汤“革命”的残酷被忘却，作为象征体的龙与凤也由互斗变成协作，龙凤并列合称，表示吉祥，形成民俗观念，至今犹然。

但是龙图腾并未亡。作为远古夏民族的分支，汉代北方草原上的匈奴，所谓胡人（夏古音胡，胡人就是夏人），照旧一年三次祭龙，谨守图腾不舍。酋长聚会之所，称为龙城。塞外沙漠之地，叫作龙沙。汉武帝始，攻打匈奴，历数十年残酷血战，迫使匈奴万里西迁。这个善战的游牧民族才是真正的“龙的传人”，他们烧杀掳掠，直打过波斯湾，间接导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。劣迹种种流播中亚西亚，变成恐怖记忆，显影于犹太教典籍《旧约》便是恶龙形象。那已是距今两千年前的事了，留下的恶劣印象很早就定型了。后来基督教兴，《旧约》又纳入基督教圣经，于是恶龙形象大大扩散，历久不灭。倒是现代欧美人士比较理性，并未据此大做文章。要想完全消灭恶劣印象，还须我们自己谦恭谨恇，坚守和平发展道路，数十百年勿辍，方可期也。语云：“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。”若仍以针锋相对为乐，对不对就骂将回去，恐怕要授人以口实，适为不智罢了。

想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看美国影片《斩龙夺美》，五十年代又看苏联影片《三头凶龙》。怪哉，姓资姓社都害怕都仇恨我们原创的龙。于是查书究史，这才知道圣乔治斩恶龙的神话早在古代就已传遍中亚西亚欧洲大陆，并非近代帝国主义阴谋要妖魔化我们。当初匈奴造孽，我们替它挨骂，说不清啊。

我们自己也有可骂之处。好好一条治水的龙，被暴君秦始皇抢夺去，宣称他自己是“祖龙”，以此自我神化，恐吓百姓。从秦始皇帝嬴政到宣统皇帝溥仪，天子真龙出了一条又一条。他们的尊容叫龙颜，朝服叫龙袞，宫殿叫龙楼，车驾叫龙驭，卧榻叫龙床，枢车叫龙輶，等待时机叫龙潜，得势崛起叫龙兴，即位前的住宅叫龙邸，即位登极叫龙飞，子子孙孙叫龙种。“龙的传人”是他们，不是平头百姓的我们。这些年皇帝戏日夜看，看得人昏聩了，于是自我代入角色，觉得自己也是龙种。也不想，谁“传”什么给你了，你“传”什么给谁了。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做这样的梦。

回头看孔夫子，因为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所以不谈龙，但颂禹，见识何其高。又看孟

夫子，坚说“禹驱龙蛇”，定要把龙当作害虫赶走，气概何其雄。可喜后世真的照着办了。龙舟竞赛就是驱龙，赶走愈快愈好。焰烧龙灯也是驱龙，用火逼龙逃遁。这才是我华夏子孙该做的事。百年前衰弱的清朝政府曾把龙旗当作中国国旗，龙粉丝们应该知道这个史实。

2006 年 12 月 15 日成都脱稿

来源：《文汇报》日期: 2007.01.29